

# 中共「一大」幕後功臣王會悟

王會悟（一八九八至一九九三年），女，浙江嘉興桐鄉烏鎮人。她自幼聰慧熱情，好學上進，十三歲在嘉興師範求學時聞父親去世，含悲輟學，返鄉接辦私塾，因教學得法，頗得鄉裡讚譽。為了繼續深造，她進入湖州湖郡女塾半工半讀。好日她愛讀《新青年》，擁護新文化運動，贊成採用白話文，關心婦女解放運動，曾以白話致函陳獨秀、李達、傅代英，請教改造社會和婦女解放等問題。

投身婦女運動  
「五四運動」後，王會悟去了上海。經上海學聯介紹，她參加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因工作熱情負責，思想進步，深得會長徐宗漢（辛亥革命元老黃興夫人）器重，擔任文牘工作，其後又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列強侵略，軍閥混戰，經濟蕭條，民生疾苦，「中國往何處去」成爲志士仁人所關心的緊迫問題。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李達（一八九〇至一九六六年）時任中華書局編輯，經常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宣傳救國、針砭時弊的文章，王會悟幫助騰抄付印。由於志趣相近，接觸又多，兩人萌生愛情。一九二〇年下半年，他們在上海法租界漁陽路二號陳獨秀寓所結婚，同年她還加入了陳獨秀領導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一大」幕後功臣 李達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王會悟爲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作出過重大貢獻，被譽爲「一大」幕後功臣。

王會悟在回憶爲籌備中共「一大」時說：「黨的「一大」將要召開時，我愛人李達把爲大會安排會址和爲外地代表安排住處的任務交给了我。我當時參加了上海女界聯合會，擔任《婦女聲》的編輯，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等熟識。我想到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黃紹蘭校長，說要借教室開個「學術討論會」，她答應了。我買了葦席子，鋪在樓下的教室裡。毛澤東、何叔衡、陳潭秋、鄧恩銘、王盡美等代表抵滬後，就住在博文女校。關於開會的

## 踏上金達萊花

因爲追看韓劇《最佳愛情》的緣故，也慢慢開始留意有關韓國文學的點滴。在港劇中我們較少接收到有關古典文學，或者中華文化的東西，《最佳愛情》裡卻引用了韓國的文學經典作品，這令對韓國文學十分陌生的我，也產生了一點興趣。

劇集裡引用了一個金達萊花的典故，典出韓國著名男詩人金素月的作品《金達萊花》。劇集裡男主角杜高眼見具愛貞有可能被中醫所吸引，於是向她發表了這個「金達萊宣言」。

原詩是對情人的無限愛意，描寫遭戀人變心的主人翁，無法捨棄戀人的離去，詩中寫道：當你厭倦了

會場，我想到李漢俊（一八九〇至一九二七年，湖北潛江人，中共「一大」代表）的哥哥李書城（一八八二至一九六五年），他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著，就去找李漢俊商量借用，他一口答應了。於是，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三十號李書城家中召開了。」與會代表的住宿和會議地點，就是這樣經過她的一番努力確定下來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夜晚，上海法租界裡一幢老式石庫門小樓前，隨著黃銅門環輕輕叩響，那扇黑漆大門悄然打開，一位「女僕」模樣的清秀女子探身而出。她就是爲這次莊嚴聚會整日忙碌的王會悟，她領首迎接一位位陸續而至的客人。會議進行得有條不紊，然而至七月三十日晚舉行會議時，一個穿灰色長衫的陌生男子從虛掩的後門闖入，滴溜溜轉的眼睛朝屋裡環視了一週後，謊稱找錯地方退出門外。高度警覺的王會悟立即報告了這一可疑情況。正在發言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著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他一聽就從座位上一躍而起，用手擊桌道：「趕快中斷會議，撤離！」事實證明，王會悟的這次報警十分及時，那個神秘男子正是受僱於法國巡捕房的偵探。僅過十多分鐘，全副武裝的法國巡捕和土兵包圍了房子。代表們則因爲及時疏散，未受到任何損失。

上海已不能再開會了，到哪儿去繼續把會開完呢？代表們意見不一。

另尋會場 在代表們着急的當口，王會悟想到家鄉嘉興的南湖，遊人少，好隱蔽，就建議到南湖去包一個船，在湖中開會。李達曾在王會悟陪同下遊過南湖，對那裡的印象也不錯，他表示：「我也去過，那裡確實很安靜。」董必武、何叔衡等代表都贊成王會悟的意見，「一大」轉移會址就這樣定了下來。王會悟隨即受命瞭解上海到嘉興的火車班次，又先行趕往嘉興安排一切。她先到南湖邊張家弄篤湖旅館包租了兩間客房，作爲落腳地方，又託旅館賬房代僱了一艘中型畫舫式遊船，船費四元五角，中午飯一桌酒菜三元，連小費共花八元。安排完這些，王會悟便到車站

我／離我而去／我將心懷虔誠默默地送你遠去／寧邊藥山上的金達萊／我將採一束／灑落在你的路途／讓你離開的每一步／都輕柔地踏著／我爲你採來的金達萊……

金達萊花是杜鵑的一種，花語代表著堅貞、美好與幸福。男主角利用金達萊花祝賀變了心的戀人，同時卻委屈自己成全心上人的幸福。

詩歌被譽爲韓國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品，引用在《最佳愛情》裡，卻形象地突顯高表面上慷慨要讓員愛貞離開，尋找她自己的幸福，實際上卻不是希望她離開，希望緊緊地捉住她的手。劇集並不算十分突出的作品，但引用的這首詩歌，卻相當點題。

迎接代表們的到來。不久，一行人在王會悟帶領下，先乘擺渡船到湖心島，登上海湖名勝煙雨樓，似在觀賞風光實則觀察週圍環境，然後才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畫舫式遊船。爲安全保密起見，她特地讓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島，就在水中來回漂蕩。她讓代表們在中艙的客室間裡，圍坐在八仙桌前安心開會，自己則坐在船頭望風放哨，一旦有別的遊船靠近，就哼起嘉興小調，手指敲著船門打節拍，提醒代表們注意。爲掩人耳目，她還特意準備了麻將牌，放在代表們開會的桌上。當時，湖上會出現了一條汽艇，機艙的王會悟忙發暗號，船內立即響起一片麻將聲。王會悟則乘拖梢船上湖心島打聽，得知一富戶人家的私人遊艇遊湖兜風，大家虛驚一場之後，會議又照常進行。按照事先確定的「以一日之長開完大會」要求，會議從上午十一點左右開始到傍晚結束，在西湖的紅船上，最後完成了「一大」所有議程，中國共產黨從此誕生。

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一九二二年，王會悟參與創辦了上海平民女子學校，這是中共領導的第一所半工半讀學校，她擔任工作部主任。該校不僅爲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婦女幹部，而且成爲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一些黨內會議曾在該校樓上召開。

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學生。同年底，李達應毛澤東之邀，到長沙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並主編《新時代》雜誌。王會悟隨同前往，並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任該校附屬中學部英文教員。在此期間，王會悟夫婦與毛澤東楊開慧夫婦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同志之情。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王會悟隨同李達秘密回到上海，與中共失去聯繫。但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她仍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還化名「王嘯晴」，組建筆耕堂書店，出版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著作。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她在北平居住，在中國大學擔任教務工作，在進步學生中做了許多工作。一九三七年，爲了李達著作的《社會學大綱》的印刷和發行，她花了許多心血，設法把書迅速送往延安。毛澤東收到書後，反覆閱讀了幾遍，還作了詳細眉批，並向延安的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這本書。毛澤東在給李達的覆信中，稱讚他

們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  
新中國成立前夕，李達出席了新政協會會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李達和王會悟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開國大典。期間，毛澤東主席會與老朋友李達王會悟夫婦餐敘，並邀請他們留京工作。此後，王會悟被安排在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工作，後因多年勞頓，體弱多病，不得不離職休養。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她在北京寓所病逝，終年九十六歲。

二〇〇六年，浙江省嘉興市人民政府整修了王會悟故居，後又擴建成「王會悟紀念館」。紀念館位於烏鎮西柵的觀後街，古色古香，館內的展板、圖片和實物。當門而立的巨幅《南湖風光》屏風前，豎立著的「南湖紅船與王會悟」組雕。在紀念館的史料展品中，有一則史料記載，「論起輩分來，王會悟還是烏鎮籍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表姑」。茅盾家住觀前街，王會悟家住觀後街。當年她離開烏鎮，進入上海，就是茅盾安排的。

六月十五日在全球公映的電影《建黨偉業》中，「王會悟」一角由著名演員馮玉梅扮演，觀衆可以看到銀幕形象中的「王會悟」。「開天闢地一女傑」七個字，於她最爲切當。

來到法拉盛圖書館之前，我心裡挺煩，要乘地鐵，還得換車。但是現在置身這些書架間，我祇有一心歡喜。哇，這麼多中文書。翻了這本，翻那本，像是被諸多的好朋友圍繞著，互相搶著發言。轉了幾次書架，我發現了小張，全神貫注地在捧讀。他那副樣子又傻又可愛。小張嗜讀的毛病比我更厲害，不僅上讀，祇要不是大擠的街道，他也能邊走邊讀。這樣令人羨慕的特異功能，我就沒有。我看見他身邊地上堆了大疊的書，心想他多半要寫某個專題的文章。我硬把他從書裡的世界拉出來，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圖書館有專人管理丟棄的書籍，損壞了的，沒有人借閱的都屬於要處理的。他指著地上那些書說，都是沒人借閱的好書，過一陣他就借一批，讓它們留下記錄，免得被處理掉。小張是圖書管理員，他說的話叫我發愁。我要借李永熾翻譯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看來多半已被處理掉了。小張說這書他借過，一定還在。果然，我找到了要借的書，心裡對小張的義舉充滿感激。忽然我心裡一動，找到放現代詩的地方，挑選了十幾本。並且提醒自己是：下次繼續借。

回到家後，可憐我的兩隻胳膊都疼痛，我用跌打藥酒亂塗亂按摩一陣，現在又忙著寫電子信要好友們拚命去借好書。



王會悟（一九〇〇至一九九三年）

《金融時報》最近一個食物專用報道指出，美國「卡夫」集團收購了英國的「吉百利」後的一年多，「卡夫」之股價雖然可維持不斷上升，但卻要求「吉百利」接連辭退員工——換言之，美國人乃是把股價建築在英國的失業率之上。

此外也有人批評，亞洲這邊的食品企業之股價，則是建築在飢餓問題之上：「學根士丹利」的亞洲區投資指數較一年前下跌了百分之七，但亞太區的農產及食品企業的估值卻反而昇了接近兩成。

在傳統肉類（即豬肉、牛肉、雞肉、羊肉）越來越貴的情況下，很多另類肉類都開始乘勢而起，例如澳洲已經計劃大量供應袋鼠肉往中國。豈料澳洲還有後著：正計劃把駱駝肉產量出口！

其實，袋鼠及駱駝在澳洲都被當成是「害蟲」（pest）——它們都會嚴重摧毀生態環境、農作物，且經常釀成交通意外。與袋鼠不同，澳洲的駱駝並非土生土長，乃是歐洲人在二百多年前，爲了開拓澳洲而引入的牲畜。此後駱駝在澳洲大量繁殖，現在全世界每十隻駱駝當中，便有一隻在澳洲。澳洲駱駝之總數，估計已超過一百萬隻，主要聚居在澳洲中西部地區。

雖然澳洲有那麼多野生駱駝，但是每年用作「出口肉類」的駱駝，祇有三千隻。是故澳洲政府決定催谷駱駝肉出口。不過，要吃這一種味道濃而肉質瘦的肉，可要到中東去，因為澳洲人本身很少吃駱駝，而中東人當中，又以杜拜人吃駱駝肉最有研究——他們總要吃駱駝的嫩肉，情況像中國人愛吃乳豬，他們則吃「乳駱」：小駱駝的肉，現時可叫價每磅六十六港元。另外，還有駱駝扒以及駱駝湯，快餐吃駱駝肉亦可。杜拜特製的駱駝漢堡，已經由去年七十港元，加價到今天的一百港元，是當地的暢銷食品呢！

# 駱駝肉

# 拚命借書

## 缶廬、古泥與散木

晚清至近代篆刻名家中，筆者酷愛吳昌碩、趙古泥和鄧散木。其實三人乃一脈相承，甚有淵源；但各有各的獨特風格。

本欄曾三番四次介紹過吳昌碩的篆刻藝術。其造型古拙蒼渾，樸厚酣暢；筆韻和墨意透過多變的刀法發揮淋漓盡致。他與趙古泥（即趙石，亦稱石農）堪稱如師徒關係，自動授予治印要訣。

趙古泥刻印富天分，不拘泥於乃師之風；吸收吳昌碩「以書入印」的菁華，能變圓渾爲方勁，神與古會；嚴謹

卻有動感，例如於方整小篆間，添加一些大篆筆意。筆者尤其欣賞其獨特章法。他在小小方寸間，謀篇、佈局和印文之篆法，另創一格；他深深明白除了刀法與技巧外，篆法及構圖乃直接影響印章的總體藝術效果。故評論家指趙古泥「師缶廬而知缶廬已盡筆墨之窮，乃於章法求變而有成者也」。缶廬，乃吳昌碩別號。

至於鄧散木，篆刻就是師承趙古泥，集章法之大成，進一步探索，把章法、篆法與刀法合成一體，疏密離合、巧拙虛實等，俱別開生面。

從前筆者介紹的《九州生氣恃風雷》一印如是；附鄧散木刻的另一印《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亦富韻味。

## 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

「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興起，一些進步報刊開始介紹《共產黨宣言》，但祇是翻譯一些章節或片斷，讀者自然不過癮，翹首盼待完整的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問世。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望道，擔起了歷史的重任。陳望道是浙江省義烏人，早年畢業於金華中學，一九一五年初東渡日本留學，先後在東洋大學、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文學、哲學、法律。其間受日本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薰陶啓發，開始閱讀馬克思學說，嚮往中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五年五月，陳望道學成回國，應邀在杭州擔任浙江第一師範國文教員。時正值「五四」運動方興，他與進步教員夏可尊等大張旗鼓宣傳新文化，倡用白話文，支持學生反對封建家庭專制，由此遭到反動當局迫害，不得不離開浙江第一師範。

一九二〇年三月間，陳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來信，大意謂，《星期評論》主持人戴季陶，請他去滬上相商翻譯《共產黨宣言》事。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時，購買了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曾試圖將它譯成中文，因感有相當難度而卻步。而今打算請人譯出，就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卻一時未有合適的人選，便請黨內同志、《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物色推薦，並提出了翻譯此書的三個條件：一是熟悉馬克思學說；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種外語中的一種；三是有相當水平的語言文學素養。

邵力子想到了浙江同鄉陳望道，原來陳望道常爲《民國日報》及其《覺悟》副刊撰稿，文學功底不同凡響，又精通日語，留學東洋時就熟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完全可以勝任。於是推薦給戴季陶，打包票說：「能承擔此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陳望道留日時就讀過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崇敬與信仰，又深感這本關於建設共產世界巨大的鼓舞和推動作用，故而欣然應承。

當下由戴季陶提供了日文版《共產黨宣言》，爲達精確翻譯，請在上海的陳獨秀出面，從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處借來了《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以資對照。

不日，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老家，開始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

慮及浙江在軍閥盧永祥統治下，民生不安，常有鄉長保長警察之類下鄉勒索擄掠，故翻譯《共產黨宣言》務須絕對保密。陳望道靈機一動，把翻譯處設在矮小僻靜的柴房裡，裡邊放兩條板凳，擱上一塊鋪板當作寫字檯。白天靠著窗口透進來的亮光，或而默讀日文本，或而揮筆書寫，或對照英文本，晚上則封閉窗戶，點上煤油燈繼續。

南方山區春天，夜裡依然寒氣襲人，加之坐的時間長

了，手腳冰冷至發麻發疼。陳望道毫不介意，爲使譯文準確符合原意，時時刻刻聚精會神斟酌句詞，一絲不苟，曾留下了「吃墨」的感人佳話。

爲了專心致志譯書，陳望道吃的喝的都是由母親專送的。一天送來粽子給兒子當點心充飢，外加一碟紅糖。過了一陣，母親來取碗筷，驚喜地發現兒子滿嘴烏黑，紅糖卻原封未動。老人家愛憐又有帶幾分生氣：「吃完啦，這糖甜不甜呀？」陳望道仍渾然不覺，頭也不抬：「甜，真甜。」

經歷了一個多月夜以繼日，至四月底，陳望道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於五月中旬趕往上海交卷。

好事多磨。正當《共產黨宣言》要在《星期評論》上連載時，因刊物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暗中截留各處寄來的書報信件，又沒收編輯部寄予各地讀者的雜誌，雜誌被迫停刊，也就不能連載《共產黨宣言》了。

陳望道在上海往訪了原浙江第一師範學生、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俞秀松，談到了翻譯《共產黨宣言》及刊載擱淺事。其時，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正在上海與李漢俊、俞秀松等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當從俞秀松口中得悉陳望道來滬及其原由後，熱情邀請他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陳望道萌生了一個想法，就由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出版《共產黨宣言》，名實相符，遂在六月下旬託俞秀松將《共產黨宣言》譯本轉交給陳獨秀。

陳獨秀本就感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故而極表歡迎。他馬上把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李漢俊校閱。

李漢俊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中的學者型人物，堪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通曉日、英、德、法四國外語。他認真仔細一一校正修改後，再交陳獨秀審閱。

陳望道按兩人的修改意見，作了定稿。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陳望道是其中的一個。小組成立後的任務之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重要一項，便是出版《共產黨宣言》。

上海的中外反動勢力，對「共產主義的幽靈」既怕又恨，豈容《共產黨宣言》公開印刷發行？陳獨秀於是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裡開設了「又新」秘密印刷所，負責承印《共產黨宣言》。

八月中旬，中譯本《共產黨宣言》一千冊印成，豎排版，小三十二開，封面上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坐像，肖像上端有「共產黨宣言」五個大字，下面有「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一經出版，便不脛而走，廣爲流傳，第一版一千本很快銷售一空，九月間再印一千冊又供不應求，「共產主義的幽靈」，由歐洲遊蕩來了中國。

陳望道功不可沒，被譽爲「傳播《共產黨宣言》千秋巨筆」，魯迅也讚賞有加：「望道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 精美兒童文學系列

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一九九一年，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三十週年社慶，大手筆出版了一套《香港兒童文學作家系列》，其大製作和精美程度在香港兒童文學出版物中是前無古人，可嘆的是二十年來竟後無來者。

這套書共十冊，19cm \* 26.8cm，硬面精裝，全彩色印刷。每冊收一位香港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由十位不同的兒童書插畫家配圖。

十位作家是何紫、阿濃、嚴英輝霞、黃東濤、宋詒剛、週蜜蜜、潘金英、黃開、劉素儀、金力明。

在九龍塘李小龍故居建李小龍博物館一事，瀕臨告吹，甚覺可惜。

週遊列國，偶遇外國朋友，有識之士們，未必知道香港在哪裡，但很多人知道李小龍來自香港；在非洲與南美的窮鄉僻壤，很多人看李小龍的功夫片長大，雖然電影祇有幾齣，但錄影帶不斷翻看，刻骨銘心，碰到香港人，他們會露出欽羨眼神，希望你比武；亞洲遊客到香港，也想找尋李小龍遺跡，才知道什麼也不剩。

李小龍的小洋房故居，雖然細小，但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資」韻味猶在。李小龍紀念館計劃很可能夭折，乃因業主要求加建地庫，否則沒有足夠空間做展覽，但城規會不允許；業主要求以地換地，政府又沒有回應。

故居業主是一位聞聲發大財的商人兼慈善家，有輿論指責他不肯讓出物業，不負責任，所謂慈善家的名銜祇是偽善，此說言重了。社會人士愛稱頌「裸捐」，要把所有身家都捐出來，才是真正慈善，此話恐怕不少有錢人；再者，這李小龍故居，佔有九龍塘的豪華地段，估值過億，任何成功商人，都必然與政府討價還價，政府早已庫房滿瀉，藉機會套現，用真金白銀投入慈善事業，總比把錢留在政府口袋裡胡亂浪費要強。

現在問題是，爲何社會上大家都贊成要建的李小龍紀念館，竟然最後會因錢銀問題，而不能解決？

## 李小龍館

十位畫家是李碩祥、野人、郭靜宜、米雪、歐陽智剛、李燦輝、深溫、阿蚊、何宗、羅振明。

整套書的執行編輯是甄麗微。每本書都有作家和畫家的照片或漫畫像及簡介。還有一小段作家和畫家的留言。

由於印刷成本，整套書售價不菲，我相信不會暢銷，但屬於公司爭面子的榮譽產品。

我那本叫《我家的故事》，野人配圖，畫得精彩極了。我估計這套書要虧本，因爲訂價高，又要整套買。可能經常不發市，有一次公司來學校辦書展，職員把這整套書用作墊底之用，擺放其他東西在上面，使我嘆息。